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



很少有人知道，哈尔滨是王洛宾音乐创作生涯的起始点，处女作《离情别意》的诞生地——

6

“西部歌王”的

冰城往事

□秋月

王洛宾先生是我们熟悉的音乐家，生前被称作“西部歌王”“民歌大王”。他一生搜集、整理、创作歌曲1000多首。他创作或改编的歌曲大多来自中国西部丰饶的艺术土壤。只是鲜有人知，在辽远的东北，在遥远的素有“音乐之城”的哈尔滨，是他人生之途的第一个驿站，也是他音乐创作生涯的起始点，是他的处女作《离情别意》的诞生地。

哈尔滨给他打开了音乐之门

今年4月份，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开馆之际，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来到了哈尔滨，为博物馆捐献了王洛宾在哈尔滨写的第一首歌《离情别意》的手稿，他使用过的吉他和二胡、他穿着铁路制服的照片等等。

“父亲自己一直在讲，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哈尔滨给他打开了这扇音乐的大门，他走进了这座艺术的圣殿，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令他沉迷、沉醉的音乐创作当中。所以，父亲对哈尔滨的感情非常深厚。”王海成说。

在这座城市里，不仅有王洛宾的亲人，还有他结识的那些挚友、同道。晚年时，王洛宾常常回忆起他在哈尔滨的岁月。

王洛宾1913年出生在北京。1926年，14岁的王洛宾陪着从北京俄文法政学校毕业的二姐来哈尔滨投

奔二姐夫，小小的王洛宾下了火车就被哈尔滨的异域风情迷住了。姐姐把王洛宾带在身边，教他俄语，可惜，不到一年的时间，身体还比较羸弱的他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母亲只好从京城过来，把他接了回去。

王洛宾的心里却是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哈尔滨这座城市，两年以后他听说二姐要生孩子没人照顾，就一个人坐着火车又来到哈尔滨。二姐夫在横道河子给王洛宾找了一份工作。这是王洛宾人生第一份工作，和王洛宾一起工作的铁路员工大多是苏联人。每到夜晚，热情奔放的同事们或当地的俄侨就聚集在大街上载歌载舞，丰富多彩的国际民间艺术开阔了王洛宾的音乐视野，他学会了许许多多苏联人唱的民歌。

处女作《离情别意》是为话剧谱写的插曲

一年后，王洛宾告别了横道河子，离开了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们，回到了哈尔滨。和姐姐住在一个大院的有个叫“塞克”的年轻人，塞克是个进步青年，他很快发现了王洛宾的音乐天赋，他有意引导这个年轻人接触那些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民族骨气的音乐作品。塞克还把伴随自己多年的那把老式吉他送给了王洛宾，并教他如何弹奏。

塞克身边聚集了一群爱好艺术的进步青年学生，如金剑啸、沙蒙、萧军等，王洛宾被他们的新思想、新文化理念深深吸引。王洛宾除了经常随着塞克等朋友参加音乐艺术活动，还报考了“哈尔滨音乐训练班”，成为那届一百多名学生当中的一员。音乐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和审美水平，王洛宾白天上班，晚上去学钢琴和合唱课程。值得一提的是，王洛宾的姐夫因在中东铁路局工作，有机会接触当时社会上层的各种活动，看到王洛宾对音乐如此入迷，就找机会带着他去听歌剧、交响乐、室内乐等等。当时的

铁道俱乐部剧场只有800个座位，由于热爱音乐的俄侨非常之多，常常是一票难求。王洛宾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聆听，用心去感受音乐的魅力。各种高水平的专业演出，为王洛宾又打开了一扇窗户，他接触到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等著名作曲家的音乐，音乐素养也因此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929年秋，塞克邀请王洛宾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北归》谱写插曲。此时的王洛宾有了一定的音乐理论基础，可以驾驭对曲子的理解和把握了。据说塞克对王洛宾创作的插曲《离情别意》非常满意，对他说：“我没有看错人，你将会成为音乐奇才。”这是王洛宾的处女作。从此，那首“千尺流水，万里长江，烟波一片茫茫，离情别意，随波流去，不知流向何方”的《离情别意》之歌，在哈尔滨到处传唱。早年在哈尔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著名翻译家姜椿芳、陈涓、杨范以及后来的哈尔滨口琴社的成员都曾演唱、演奏过这首歌，抒发着他们对哈尔滨深沉的情感。

与塞克合作《松花江之歌》缅怀金剑啸

1931年夏天，王洛宾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带着对哈尔滨的眷恋，带着朋友们的期盼，更带着对艺术的追求，他重回北京。

哈尔滨的三年是王洛宾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不仅激发了他的音乐潜能，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一群左翼爱国青年。这对王洛宾后期去西安、兰州、甘肃、青海等地宣传抗日活动、创作大量的抗日歌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洛宾没想到在北京师范大学，他竟然遇到了原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的夫人，为他教授钢琴和声乐。这位毕业于法国音乐学院、曾在哈尔滨组织和倡导过许多音乐活动的夫人，严格监督王洛宾的学习，经常给他开“小灶”，叫到家里单独教授。“她教的全是俄国作曲家的作品，如鲍罗丁的《睡美人》等。”

四年后，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的王洛宾艺术水平逐渐成熟，但他无时无刻不思念他的那些东北的老朋友。

写了《奴隶之爱》这首歌：“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王洛宾谱写的这首歌曲在北平的大中学生中不胫而走，不久这首歌唱遍全国。同年，身在上海心系北方大地的塞克和王洛宾闻听他们的好伙伴金剑啸被日本人残忍杀害的消息，难忍心中的悲愤，合作了一首纪念歌曲，为在水深火热的东北乡亲呐喊，为抗战士鼓气。

1981年夏，王洛宾到北京看望塞克先生，当时正值金剑啸烈士牺牲45周年，他们又共同创作了一首《松花江之歌》，歌曲的副标题为“怀念金剑啸及抗联诸先烈”，歌曲抒发了他们对哈尔滨的思念、对松花江的眷恋、对逝去战友的缅怀。

王洛宾离开哈尔滨距今90年了，但哈尔滨人并未忘记这位音乐大师，2021年4月开馆的哈尔滨音乐博物馆为王洛宾老人专门开辟了一隅展厅，用文字、画面、影像的方式，生动地展示了这位著名音乐家不平凡的一生。



家乡的嘎仙洞

□施德新



嘎仙洞。

以前听人说“嘎仙洞”，以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山洞而已，只不过离加格达奇很近，在这一带才有点名气罢了。因为驱车40分钟左右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家人去那里游玩，才知道它是鲜卑族祖先的旧室。洞里的幽暗深邃，加上对鲜卑历史的兴趣，使我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们去嘎仙洞的途中，前方上空出现一片雾海奇观。茫茫白雾蔓延于苍翠山谷之间，雾海云山，飘渺梦幻，也为旅途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前面出现一座岩石裸露、林木稀少的大山，与这一带其它茂密的山谷相比，这座花岗岩山显得与众不同。山腰上一个坐北朝南、略呈三角形的黑黝黝的洞口映入眼帘。透过洞下秀丽、婆娑的绿树望去，洞吐薄雾，山绕白云，犹如仙境一般。

1980年，文物工作者在嘎仙洞内发现鲜卑人凿刻的祭祖祝文，由此确定它就是《魏书》记载的鲜卑人旧墟石室、祖庙。洞内堆积有较丰富的文化层，对于研究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顺着台阶往上走，进得洞室大厅，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声，洞内实在是很大，洞内面积大约2千多平方米，洞高20多米、宽20多米、深90多米。雄伟空旷，有一种威严神圣之感。洞室分为前、中、后3

室，目前只开放前室。我们去时正当夏季，洞里却很凉爽，有人赞叹鲜卑祖先好会选择地方啊！

“这个洞室冬暖夏凉，很适合居住。那时此洞还是朝拜圣地，很多百姓都来祈求许愿平安，香火很旺。”导游带着游客来到一块巨大的扁石旁，“它长宽各约3米，就是传说的祭祖石桌。公元443年，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派大臣李敞带领石室祭祖……”

祭祖祝文刻在距洞口15米西侧的石壁上，高与视线平齐，竖书19行计201字，为汉字隶书，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辨。“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那隆重祭祖的虔诚之声仿佛回荡在洞室大厅。

向里走，洞室由此略向北拐，再往后走即是洞的顶端，那里幽静黑暗，让人不敢轻易走近。向右拐有3个有设计痕迹的耳洞，为人工凿刻而成。有一种鬼斧神工、神秘莫测的感觉。洞内东侧石壁上最新发现有一处人工打凿的半圆形平面，附近有“四”“开疆”等字，其字体与西侧石壁祝文一致，且大小相同，应是同一时期而雕刻。这些刻石文字的拓出是考古工作者的又一个重大发现。

来到洞口，举目望去，对面远处是和此山遥相呼应的窟窿山。传说鄂伦春人来到以后，山洞里一个食人恶魔满盖，嘎仙神为了保护族人就跟满盖来

比武，他投出一块巨石到对岸的山上，然后又拿箭将石头射穿了一个大洞。嘎仙比武胜出，将满盖赶走。对面那山从而得名窟窿山。为了纪念嘎仙，鄂伦春人将此山洞起名为嘎仙洞，南面的河流就叫嘎仙河。

我们走出洞口，向左拐，来到一块凸起的石台上，这里被称为点将台。这是当年鲜卑首领发号施令的地方。从山腰看下去，眼前不禁浮现当年鲜卑首领率部南迁出发前，对着山脚下的族人发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动员令的场景。

洞南边不远处有一条浓荫掩映、溪水潺潺、清澈见底的河流，就是嘎仙河。我们穿过一片长满绿色橡果的橡树林，来到河边。源源上千年，这条生机勃勃的母亲河孕育出勤劳勇敢的鲜卑和鄂伦春儿女。那欢快轻柔的流水声，似乎追溯着很久以前常常在河边洗头洗发的鲜卑姑娘那嘹亮婉转的山歌。

回去的路上，看到几位身着刺绣长袍的鄂伦春人，在重大仪式上总会看到他们浓郁民族特色的盛装。动荡时期历经磨难的鄂伦春，如今的生活多姿多彩，幸福如斯。

我们经过那座和嘎仙洞遥遥相望的窟窿山，思绪穿越时光。拓跋鲜卑族于公元前一世纪走出世代居住的森林，那支浩浩荡荡南迁的队伍，离开嘎仙洞一路向南，鼎新脱变，与汉族共处并逐渐融合。

母亲的丝瓜

□李晓琦



丝瓜。

夏季是瓜果蔬菜成熟的季节，老家庭院的半空中，早已是丝瓜的天下了。油绿油绿的叶子，条条攀缘的藤蔓，加上一只只悬于叶间的丝瓜，把整个炎热寂寞的院子装扮得无比清凉而欢闹。

每逢春播时节，和暖的庭院里，忙着育苗的母亲总忘不了在房前屋后，还有围着菜园的篱笆脚下，点上一枚枚扁圆黝黑的丝瓜种。过不了些时日，它就顶破外壳，钻出了嫩黄的芽体，在春风春雨里扎根成长。

“丝瓜喜水，早晚要浇一遍水。”忙于农活儿的母亲下地前总是不忘叮嘱我们。我和弟弟自然不敢怠慢，从丝瓜尚在土层破壳萌芽时起，就一遍遍地浇水。丝瓜生命力极强，不管是乱石堆积的墙角，还是荒草丛生的沟坡，喝足了水的丝瓜长势很快，像个倔强的丫头，鼓足了劲儿在贫瘠的苍界地上长叶、抽丝、牵藤、开花……

几场春雨的沐浴，那巴掌大小的丝瓜叶，油绿鲜亮，密密匝匝，相触相拥，恣意舒展，轻盈欲飞。条条藤蔓好像筋骨里有使不完的劲儿，牵牵绕绕，不断分支向四处蔓延。螺旋形的蔓儿随风飘摇，触到支撑物，就紧紧缠住，奋力向前生长。常常是一觉醒来，碧绿的藤蔓就向前长长地攀了一大截儿。风中舞动的绿叶，仿佛串串欢快激荡的浪花。

每到盛夏，我家房前屋后最为热闹的风景，当数那朵朵插满素净深绿叶隙间的黄花。一簇簇，一串串，宛若曼妙柔弱的少女，纤细的藤蔓或编织，或缠绕，或爬吊，或伏牵，零乱的草株，褪色的屋檐，那些开满紫花的泡桐树，还有晒衣服的铁丝网，都被它装扮得风情万种，异常壮观热闹。

在母亲眼里，丝瓜花是生命花。每一朵花都是孕育新生命的希望。每天早上，凋零的花朵朵下会冒出一个个嫩绿的小

丝瓜，如初生粉嫩的婴儿，让人油然而生怜惜之意。不几天时间，院子的棚子上就缀满了长长短短、或弯或直的绿月亮。此时，金色的花，浓绿的叶，弯曲的蔓，加上这丝丝让人馋涎欲滴的果实，真让人惬意无穷。

那时，农村的日子是清苦的，一年四季仅有夏秋时节能吃上些时令果蔬。不知是营养基本耗尽，还是它们在竭力为繁育后代做准备，过了中秋的丝瓜一个老气横秋，发育得远不如头茬儿的标致肥嫩。几场秋雨过后，那些没了绿色空了皮囊的丝瓜，被母亲用绑在杆子上的镰刀割下来，剖开取出厚实的籽做种，瓜瓤则用来洗碗或搓澡。

又是一年仲夏时，身心疲倦的我，与日渐苍老的母亲携手盘坐丝瓜架下，别样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一条悬挂于藤架上的丝瓜，在母亲的呵护里攀缘、成长……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毕诗春
(0451-84655933)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身着铁路工作服的王洛宾(右)。

副刊
北国风

黑龙江日报

2021年8月3日 星期二